

书写时代华章 勇攀文学高峰

“延安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 10月12日上午，“书写时代华章 勇攀文学高峰”延安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召开。会上，阎晶明、高建群、李建军发来贺信；忽培元致寄语；梁向阳、李国平等评论家就延安近年来出版的12部长篇小说进行了探讨交流。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延安本土作家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这块红色热土，讲好延安故事，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现将部分寄语和发言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寄语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

延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革命文化熠熠生辉的城市，延安也是一片文学的热土。这里既是历代文学家歌吟不尽的地方，也是产生优秀文学家的沃土。本次座谈会必将进一步提升延安作家的创作热情，促进延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希望广大延安作家再接再厉，不断攀登艺术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文学贡献。

著名作家、国务院原参事忽培元

近年来，延安涌现出一大批分量很重的长篇小说，这是延安文学界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延安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要像陕北农民一样，坚持勤劳、质朴、诚实、坚定的品质，排除万难，沉得下心，勤于写作，瞄准目标，坚定不移，就会像黄土高原上的糜谷一样，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下，也终将会结出真果实。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高建群

欣闻延安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隆重召开，将对十二位作家已出版的长篇小说进行研讨并向社会推出。在此，我谨表示热烈祝贺，并感谢延安市委、市政府对文学事业的强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建军

最近几年，陕北的文学创作很活跃，出现了一批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很有才华的作品，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祝贺这个很有规模的座谈会的召开，希望这个盛会能最终实现预期的愿景，为延安文学的发展提供助力。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梁向阳：“是‘及时雨’，又是‘集结号’”



延安是“延安文艺”的发生地，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延安的长篇小说呈现出良好的创作态势，一下子出版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作家立足于延安乃至陕北这块厚土，是对生活有情有义有担当的深情叙述，是深入生活的心血结晶。

当然，延安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存在许多问题，如一些作者的文学准备不足，未能切实领会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一些作者在结构小说的功力上还有欠缺。我的理解，这次“延安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既是“及时雨”，又是“集结号”。相信经过专家学者的一对一评与把脉会诊，能帮助延安作者分析原因，找到解决创作困惑与问题的办法，在今后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延安这块深厚的文学沃土，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我们有充分理由深信：未来延安的创作一定会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尽显自己独特的风采！

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委会委员、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李国平：“这是长期积累后的集体爆发”



开展延安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是促进延安长篇小说发展的重要举措，具有整体性和宏观性。这既是一次文学问题的讨论，也是一次盘点检阅，还是一次展望。我想应该有三个话题：延安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评估；具体作品的阅读评价；延安文学创作的“路遥命题”。

新时期开始，延安在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开启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先河。路遥，则是陕西新时期一代作家中具有长篇小说创作自觉意识的第一人。

我们集中座谈讨论的十二部长篇小说，是一次集体亮相，看似巧合，实则是长期积累后的集体爆发。它的背后，显示出延安长篇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和延安作家的成熟与志向。这一批作品，无论质和量，在陕西省都是非常突出的，从全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平台上看，也在层次之上，经得起阅读和评价。这些作品的突出特征是乡土、地域和现实主义，作品有深远的传统背景和红色标记。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陕师大教授李震：“延安文艺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高潮期”



通过长篇小说的集中展示，我看到在延安这块土地上文艺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高潮期。

第一个文学艺术的高潮期，当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的延安文艺运动。第二个高潮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延川《山花》为标志，由陕北本土的回乡知识青年和北京知青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的文学高潮。第三个高潮期便是起步于世纪之交的一批本土中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

一个只有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在几年内集中推出十二部长篇小说，并有三部作品参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足以构成一个城市的文学高潮了。

与前两个高潮期相比，第三个高潮期几乎完全是以本土作家为主体，以长篇小说为主的，融合了多元文化和多种艺术传统，展示出了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品格。

西北大学教授段建军：“用新的方式，反映人民群众的生存奋斗，讴歌我们伟大的新时代”



惠潮、李亮的作品《南庄的梦想》《大洛河》继承了陕西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都把笔伸向底层人的生活，写底层人的欢乐和痛苦。《南庄的梦想》以报春、桂春、关春三姊妹的家庭婚姻生活为核心，写新时代她们三姊妹的喜怒哀乐，表现杏子河上人们几十年间奋斗的过程。李亮的《大洛河》以婆姨镇宗家几代人命运变化为中心，写旧时代匪患给底层人生活带来的创伤，新时代人们在艰难中追求幸福的历程。两人都自觉用作品表现底层人的生存，呵护底层人的尊严。惠潮文笔简约，写出生活中最动人的那些故事和画面。李亮善于用杂语写生活故事，使小说的语言变得多姿多彩，更富于表现力。

时代呼唤陕西作家用自己的笔把人民生活艺术地呈现出来，更呼吁作家对现实主义注入新的血液，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式，反映人民群众的生存奋斗，讴歌我们伟大的新时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韩鲁华：“我看到了延安文学创作向更新更高艺术境地进发的坚实脚步”



我读了《萤火》《岭上无狼》，由此想到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革命文艺到新时期文学，就陕北文学角度来看，柳青、路遥成为陕北文学的艺术精神标志，这是陕北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正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两座高峰。

如何承接他们并进一步发展他们，走出新世纪陕北文学更新的艺术路径，这是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路遥的社会人生书写，陈忠实文化历史书写，贾平凹的意象主义日常生活叙事书写，可视为当代文学书写的不同路径，也是不同文学叙事艺术建构模式。

如何突破他们，这是陕西文学，也是陕北文学向新的历史高度攀登必须面对的问题。路究竟如何走，我也给不出具体的路线图。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文学艺术的书写，都要合人情、合人性、合历史、合人类基本发展趋向。从这两部作品中，我看到了延安文学创作向更新更高艺术境地进发的坚实脚步。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佘瑾：“《天下安定》《奔跑的叶子》给人以触动心灵的穿透力和涌动的激情”



纵观佘波的小说创作，觉得他渐渐构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早期的作品，对生命的各种困顿，有着极为敏感的体悟，并擅于表达这种尖锐感、钝痛感，以写出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有着存在主义文学的某些特征，这一点，在整个作品里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

从佘波的小说创作最早引起关注的《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到他前两年创作的《天下安定》，我觉得他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驾驭这些更为宏大的历史性题材，有着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进一步扩大强化之势，他的小说开始有了触动心灵的穿透力。

特别是史诗笔法，作者意欲从重大的历史风云里，赋予故事和人物以价值意义。特别是《天下安定》，揭示了以月秀为代表的一批普通人，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精神逐渐成长的故事，揭示出“得民心”与“得天下”的深层政治逻辑。

杨晓景《奔跑的叶子》勇于面对现实中的医患关系，塑造出崭新的具有开拓创新意识的新颖人物形象。读者能于作品中时时感到涌动的激情和对生命的深深礼赞。主人公陈灵均积极乐观，自强不息，渴望超越，不满足于平庸的生活，在精神上不懈追求，不管是爱情婚姻还是事业追求，都给人留下强烈难忘的启示和令人深思的映照。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路文彬：“《延河谣》《天下安定》是继‘新历史主义’小说重构历史之后的反重构”



《延河谣》《天下安定》都属于重写革命史的长篇虚构，是继“新历史主义”小说重构历史之后的反重构，表达的是对后者将历史加以现代主义虚无化和游戏化的失望。它们试图为革命史正名，用理想和信念重新恢复历史的崇高面目。如果说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革命废墟上，我们目睹的是欲望，是偶然，那么在《延河谣》和《天下安定》这里，我们见证的则是信仰，是必然。

“新历史主义”小说旨在强调革命的道路是坎坷的，因而刻意回避了革命最终所要实现的光明前途。在将历史复杂化的同时，“新历史主义”小说无疑也将历史神秘化了。而《延河谣》《天下安定》的历史写作动机正是意欲消弭这种神秘化，还创造历史的主体以应有的能动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部作品即是对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模式的简单回归。事实上，它们在女性与革命关系的处理上，在对革命和正义的观念理解上，都丰富和提升了既有的文学伦理认知。

此外，这种丰富和提升还体现在两部作品的革命话语里不光有政治斗争，还有日常生活。并且，对于日常生活的陕北地域化细描，也使得文本中历史面相的真实性和亲和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榆林学院教授贺智利：“深度挖掘了陕北文化的精神内涵”



延安新锐作家凡川和王梅的长篇小说《陕北人》和《蓝花花》，很好地继承了前辈作家的优秀传统，以陕北民歌《走西口》和《蓝花花》为创作题材，深度挖掘了陕北文化的精神内涵，吸纳了陕北民歌的美学精神。

原生态民歌《走西口》，表面叙述的是情哥情妹的爱情故事，但“走”的深层文化精神本质上是陕北人面对残酷的生存现状，赋有开拓进取，自强不息，向命运挑战的勇敢和坚毅。信天游的美学精神是心游万仞，心比天高，风情流转，其本质也是“游”和“走”的精神。《陕北人》中的主人公秦海浪、叶红英，还有他们的祖辈秦存兴，或者走出黄土地创业，或者留守家乡打拼。《蓝花花》中的陕北青年男女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追求崇高的信仰和幸福的生活，为了婚姻爱情的自由，奋起反抗，骨子里都是“走”所象征的开拓进取，自强不息、勇毅前行的陕北文化精神。

《陕北人》和《蓝花花》对陕北文化精神的深度开掘，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陕北民歌在未来的陕北文学创作中，将会折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辉。

延安大学社科处处长、市作协副主席王俊虎：“《奔跑的叶子》倡导的人文是对人的关爱、对生命的尊重”



杨晓景的长篇小说《奔跑的叶子》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感人的人物形象。主人公陈灵均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的现实的、生动的、立体的人物形象。身体上的病痛、贫困的家庭、读书路上的坎坷等等，在被迫施加了诸多不利，甚至是命运的排挤之后，他仍然能以乐观、奋斗的精神，心怀理想，不懈努力，最终成长成才。二是感人的爱情悲剧。全书关于陈灵均的爱情悲剧的描写，让读者联想到陈忠实先生《蓝袍先生》中的主人公徐慎行的爱情经历，无疑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三是严峻的题材挑战。作者直面新时代医疗困境并开出药方，让老百姓能够买得起药、看得起病、住得起院，这本来只是最为本分的职业道德要求，是每个医生都需要做到的底线，但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有些人却逐渐违背了医生誓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杨晓景在书中作了回答，是因为医院、医生缺乏人文，而她所倡导的这种人文正是医疗行业最为需要的爱，是对人的关爱、对生命的尊重。

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侯业智：“延安作家在用小说讲好延安故事乃至中国故事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



从我阅读的四部小说（《天下安定》《麻线岭》《人间有微光》《奔跑的银河》）来看，这几年延安长篇小说创作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小说题材的丰富性。作品分别从红色革命、历史文化、农村发展、金融职场取材，开拓了丰富的题材空间。二是小说作者的多样性。既有如佘波、楚清一样从短篇小说或网络小说转型而来的长篇小说作者，也有如凌然、窦可军一样从事金融、教育等职业的小说作者，各行各业、老中青作者均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结出丰硕成果。三是叙事传统的延续性。如《天下安定》的革命叙事、《麻线岭》的传奇叙事、《人间有微光》的乡土叙事、《奔跑的银河》的职场叙事等均承继了传统或现代长篇小说的叙事传统，并进行了一定的延展和创新。

此外，他们都在用小说讲好延安故事乃至中国故事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希望在座谈会推动下，延安长篇小说能够取得更辉煌的创作成绩。

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萍：“这是一批能够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优秀长篇小说”



进入新时代以来，延安的小说创作在坚守柳青传统与路遥传统的同时，继续深耕于陕北地域深厚的历史文化与气象万千的社会现实，不断发掘新时代延安社会的新风貌、新气象，深入生活、深入现实、深入伟大的新时代，创作了一大批质量高、话题新、反映新时代延安地域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问题，能够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优秀长篇小说。李亮的《大洛河》延续了延安长篇小说创作的一贯传统，坚守现实主义，以洛河为主线，以“创业”为主题，以陕北洛河流域为地理背景，横跨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讲述了宗家五代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跌宕，以及历史沉浮中所呈现出的人性光辉，极具历史的沧桑感与厚重感。同时，小说也展现了丰富的陕北地域民俗。而楚清的《人间有微光》则是作家沉入生活深处，扎根新时代的山乡大地，投身山乡巨变，创作出的具有时代温度的一部力作。可以说，对陕北新时代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主体的心理问题与精神建设问题的关注，是《人间有微光》能够在众多表现脱贫攻坚“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小说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密码。